

民国浙军参谋陶公焕卿传

章乃毅 鞠僧甫

……。公名成章字焕卿，于越会稽陶堰乡人。为品三太翁丈夫子。（下略）

公幼而岐嶷，平居呐呐然不出口。偶与群儿戏，辄树各国旗为盟主，以扶弱抑强为目的，天性然也。束发入私塾，受业于寻常塾师，性鄙制艺，不屑摹仿，入手便工。太翁严于课子，不得已以文干有司。一日试毕归，袖文请教于同族清孝廉吉生先生，一见器之，许其必冠前茅。揭晓被放，始知平素无意学诗，为捉刀人所误。时值家庙伏腊，同席燕先生恐太翁之谴责也，乘间代白其故，言未毕，公乃肃然起立曰：“不然！天下事舍短取长，公理也。予文六百余字，诗仅六十字，天下安有以少数能掩多数者乎？”先生服其言之具公德心，不第能克己也。酒方酣，先生亟停杯而起，敬告太翁曰：“公子不凡，不特为吾宗光，且为天下贺。”嗣知时文之毒，实所以鸩我书生也。请试他题于塾师，师乃怒而目之曰：“尔其谓策论耶？尔其能看《纲鉴易知录》耶？”公笑颌之，不置辩。用是肆力于古文辞，韩、柳、欧、苏诸大家罔弗读，不洞其窾窍，抉其精髓不止。作《牵让篇》成，还以示孝廉。精义独到处，尤非赫胥氏《天演论》优胜劣败之口头禅。斯时科举不废，欧学未萌，而公已有种族革命思想流露行间，见者虽咋舌而无不叹服之。

岁辛丑作燕游计，家故贫，摒挽成行。之京谒族人前廉访杏

南君，君雅敦族谊好士，重其为人，遂居焉。日与任侠仗义者游，亲见夫清西太后窃国，光绪帝幽囚，痛陷于政府虚君位之国家，愿效骆宾王讨武曌故事，以手刃那拉氏自誓，大庭广众，倡言不讳。杏南君惧祸，讽示公。公知不可以郁郁久居，策蹇出都门，渡孟津、越大行，之徐之铜山。令铜山者即公族某也。某非杏南君比，又见公佗傺落拓，不为礼，即辞去。某赆公墨西哥银钱十，却不受，实则行囊早罄。乃跣足徒步而行。至沪，谒今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，一见倾盖如平生欢。蔡君赠以银，遂附某日丸东行。轮船有四等舱者为贮藏石炭所，黑暗如地狱，无人居。公贪廉价，栖息恬然。渐与司汽炉者稔。代充火头军之役，日人喜其诚恣，一路善遇之。得安抵东京，入某学校，旋肄业成城校，集合同志建设同盟会，复入兴中会，自是而革命之基础立矣。乙巳归国，适我绍徐公锡麟组织大通学校成立，邀公主任，不就。相偕出洋，期入日本联队，肄力陆军，以偿素志，因考验体格不合，徐公归国，公仍留东。越两岁丁未，徐公刺恩铭起义于皖，秋女侠殉大通起义于绍。公以曾与徐公偕同出洋，遂被株连。清浙抚张曾敭严饬绍兴府、县逮捕，一门几不测。幸会稽令李瑞年不事罗织，虽至其家，绝不苛扰，家人得免于难，事亦旋寝。时公在南洋爪哇等埠联络华侨，倡设报馆，鼓吹共和。人但知革命潮流澎湃于南洋群岛，而不知皆公之心血、之脑汁所流注也。己亥正月膺青岛德国某校之聘，甫抵东，复遭清御史某奏击，飭下鲁抚严缉。时太翁正值乡社，闻之惊忧。既而叹曰：

“天命归汉，吾儿终当不死。”嗣公果离青岛，复往南洋矣。公遭境愈蹇，矢志愈锐，守定宗旨，历却不磨。由是，时而外洋与大总统孙中山、社会党首领章太炎诸先生相联合；时而内地与三合会、哥老会、大刀会诸头目相结纳，一见倾心。扬子江流域，无不在公势力范围中。奔走国事十年如一日，频年非不一之吾浙，而公尔忘私，虽便道未尝回里。以本省温、处、台、严诸州

郡，民风强悍善战，时往运动，以为光复军预备。往往坦跣蹶履，芒鞋破笠，日行百里。常携一布衲自随，因发已薙去，至无宿无食时，作游方僧装，乞布施以活，至今犹有“乞丐和尚”之名，坚苦卓绝盖如是。辛亥八月，武汉发难，公尚在南洋，逆料饷绌兵单，力筹接济，部署略定，然后归国。自此天下响应，我浙首先克复，公以人望膺浙军总参谋职，非所愿也。金陵之役，厥功尤伟。仲冬，中山先生选为总统，组织临时政府于南京。公独以民国初成，北虏未覆，功亏一篑，号呼警众。卒之积劳成疾，养痾沪渎，适前浙江都督汤寿潜君擢升交通部长，两浙人民公举公继任浙督。函电交驰，一日至百数起，公力辞不就。万不料光天化日，咄咄奸人，竟敢暗杀公于沪上广慈医院，立时中弹而薨，时则民国新纪元正月十四号，即阴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也。寿仅三十有五。呜呼，痛哉！公夫人□氏，生二子，如夫人一，为百虞□女士，游学东洋，盖女而侠者，惑于人言，行刺公于逆旅，既相见不忍下手，一言解决，莫逆于心，遂成伉俪，距公薨前六阅月生一子。（下略）

手抄本，原件存浙江图书馆

陶焕卿先生小传

陶冶公

陶成章字焕卿，别号弇耳山人，又自称会稽先生，会稽（今绍兴县）陶堰人也。幼喜史学，于明末亡国之恨，鞑虏仇汉之酷，时萦心目。民族革命思想，因是而生。著有《中国民族消长史》，奇文共赏。素志中国革命，庚子（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）入满洲，壬寅（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）居北京，屡谋入陆军学校，以鼓舞军界，均不获如愿。乃转而从事于会党运动。癸卯（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）归浙江，赴台州访“伏虎会”首王锡彤，不遇。冬十二月在日本，因平阳陈蔚之介，获识云和魏兰，联袂归国。至杭州，寓于下城头《白话报》馆。是时主《白话报》笔政者为孙翼中，与监禁在仁和县署之“白布会”首领濮振声素有交谊。陶、魏由翼中介绍往见振声，相谈颇洽。振声为成章出介绍函数通，名片数十纸，谓之曰：“持予名片至新城（新登）、临安、富阳、于潜、昌化、分水、桐庐等处，沿途均有照料。”翌年（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），成章历游上述各地，且遍访“白布会”诸头目。旋偕龚宝铨赴嘉兴访敖嘉熊，与谋浙江独立军事。时嘉熊正集议组织温、台、处会馆，遂聘成章等为执事员，名为会馆，实则一纯粹之革命机关也。是年冬成章亦渡日本，道经上海，“光复会”会长蔡元培知联络会党，非成章莫属，因约其入会。乙巳（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）四月，嘉熊迭遭家难，商业亦复亏折，温、台、处会馆因之不能维

持。于是成章入绍兴助徐锡麟设立“大通学堂”。自温、台、处会馆无形解散后，浙省党人之革命机关部，亦移于绍兴大通学堂。成章等乃遍招各县会党头目入堂练习兵操，为军事进行之准备。大通学堂成立后数月，成章见绍兴同志中颇有资本家，复提议捐官学习陆军，谋握兵权；锡麟颺其说，相约五人，捐官学陆军。五人者，即：徐锡麟、陶成章、陈志军、龚宝铨、陈德毅也。由锡麟运动许仲卿出资，托其戚俞廉三为代纳粟捐官，俞益为之介绍于浙抚，批准保送五人赴日学陆军。后因为驻日留学生监督所疑见拒，不得入日本军校。锡麟乃以所捐道员进京引见分发安徽，以俞先容，见知于皖抚恩铭，得任巡警学堂堂长。其时成章已于丙午（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）春在东京入同盟会，旋继章太炎先生为《民报》编辑兼发行人。是年五月返国，偕龚宝铨同寓西湖白云庵；至九月初旬再来，下榻于杭州城内《白话报》馆。时杭城忽风传成章等已召集上八府义士三千，将于十二日袭取省城。藩司宝芬（满族）以浙江党人遍地，屡欲借故兴大狱，既闻此事，即下密札于杭州知府三多（满族），令速究办。警察总办某道谒浙抚张（曾敷）请示，张抚畏事不欲深究，即由幕中入传言，嘱成章他适。成章等越二日始离杭。至丁未五、六月（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）安庆徐锡麟、绍兴秋瑾先后起事失败，成章与王文庆、沈钧业、魏兰诸人以党祸先后避南洋。成章先后任新加坡《中兴报》、仰光《光华报》记者。因与中山先生意见不合，乃重组“光复会”于南洋英、荷两属，推章太炎先生为之首，各省“同盟会”员之失意者，纷然和之，于是各埠分部陆续成立。新加坡有许雪秋、陈芸生，泗水有沈钧业、王文庆及蒋报和、报礼昆仲，文莱、滨港有李柱中、曾连庆、李天邻，尤以潮嘉两府人物为特盛。盖潮州人许雪秋等于潮汕失败后，群聚南洋，对于中山先生左右，颇多非议。其时成章组织“光复会”，以反对“同盟会”干部为号召，雪秋、芸生等深表同情，

由是“光复会”势力为之一振。迨辛亥（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）武昌起义，成章自爪哇归国，适值汤寿潜辞浙江都督；浙人咸以成章于浙江革命运动，其功甚伟，拟举之以代。是时成章养疗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，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争此席，乃以成章在南洋反对孙中山为词以事攻击，其部下卫队团长蒋介石受陈指使，于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一月十三日间，故往视疾，畅谈许久，夜刺杀之。当时明知此举系陈、蒋所为，然皆敢怒而不敢言。越中人士，崇敬先烈，公立东湖专祠及“成章小学”（现即公立南街中心小学）以纪念之。“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馀情。”追述往事，我心犹戚戚焉。

（一九五四年四月）

选录自《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》

陶 成 章

傅 以 潜

君讳成章，字焕卿，居会稽之陶堰，人称之为会稽先生。君性沈毅敦朴，尊重实行。自其少时，已主张救世之学。痛异族之专制，悯社会之暗塞，思欲改革而扫除之，间形诸辞色，父品三先生惧祸及，屡戒之弗变。乃只身至日本游学。当是时，闽粤人之侨居南洋者甚多，苦清苛政，流连不肯归，然睽怀祖国意颇挚。君发横滨，著单衣坐四等舱，代煤工劳动抵船值，得达爪哇、庇能各埠，游说诸华侨，人服其坚苦，相率感动。君则集合同志，创办光复会。又设光华学校，发挥生平之学说，成《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》一书，鼓吹种族革命，不遗余力。乙丙之际，复游日本，与章君太炎、徐君伯荪遇于旅邸，痛论时事，恒相对泣下，或大声疾呼，握拳切齿，卒郁郁不得志。丁未夏，徐君殉义于安庆。君一回国，徘徊海上，立光复会支部。知事不可为，仍返南洋。至仰光主《中华日报》以为言论机关。久之，往来结纳徒党盖进。辛亥秋，武汉义军起，君亟与同志响应淞沪间。旋光复南京，东南底定，君之力为多。会浙军都督汤君蛰仙受临时总统命，任交通长，谊不得兼督浙。群谋所以代汤君者，则咸推君及蒋君伯器。君时以光复军司令驻沪上，力辞浙督，转推蒋，辗转一二日间而君之祸作矣！先是君寓某洋行内，颇有警告，遂托养病移居广慈医院。然胸怀坦白，殊不为意。各路军学界同志谈问无虚晷。奸人乃冒军人，抵君寓处，出手枪狙击，中其胸

部，即跳而逸。从人为延西医，施治无效，遂卒，时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四日也，年仅三十有五。君既被刺，众不能明其故，海内无远近识与不识，痛悼如失手足。绍中同志为归其棺，方议所以纪念君者有待也。傅以潜曰：种族问题，论者谓示人以不广，顾村氓野老以至妇人小子，莫不知非种之当锄。汉、满划分，较若别白、黑。光复大功之克成，其不以此耶？君著书注重在此，不仅政治问题也。然而君之死未尝涉及于种族，且发生于光复以后，将终悬为疑案。呜呼！君为同胞尽义务，绝无权利思想，乃所遇若此，吾不知人间之何世矣！？

【附录一】

陶先生名成章字焕卿，山阴人。少有大志，富有革命思想。甲辰以前，尝拟入京拜那拉氏，不果。遨游满蒙，考察地势，为异日大举地。嗣后东渡日本，习陆军成城学校，有殊绩，为驻日公使所忌，计削其学籍。而改革之志，亦因以益坚，进行亦愈力。甲辰参加钦、廉之役不成，乃退而组织光复会。联络同志，靡远勿届。在南洋主持新加坡《南洋日报》及仰光《光华日报》笔政，于爪哇则立书报社及光复分会，奏效弥富。海外侨胞、国内志士之乐于输将餉项，以资民军者，烈士之力为多。辛亥起义，烈士返浙，号召旧部以为犄角，于是全浙光复焉。会浙督汤寿潜临时政府擢任交通部总长，遗职众咸属意烈士，烈士迭逊不就。嗣以抱恙养病于上海法界广慈医院，遽遭狙击，赍志而歿。时民国元年元月十三日之夕也。（据浙江省情）

【附录二：孙德卿记事】

陶公字焕卿会稽人，家贫贷资学于日本，入成城校。徐公之东游也，与公甚相得，称光复同志。时倡革命者，有二派：一曰同盟会，主在外洋行事；一曰光复会，主动在内地，而徐、陶实

为之首领也。惟时内地戒谈革命，同志寥寥，为可叹耳！陶公既抱光复志，欲赴南洋群岛，苦无费，不得已由横滨乘四等煤舱，烧煤代资，达新加坡，集同志多人，故至今尚有光复会机关云。旧岁金陵之役，公集团体往助，颇有功。值汤都督退职，有举公为都督者，公辞不就。而忌公者，方日伺其隙，乃退而养病于沪上医院。一日在某洋行有询公住址者，公素笃实，遽以住处号数示之，不数日而暗杀之事至矣。（民国元年所记）

选自《绍兴县志资料·人物列传》第一辑第十六册（第188—189页）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绍兴县志委员会印。

陶 成 章

陶成章，字焕卿，浙江山阴人。性诚笃，有大志，谈革命尤重实践，我国之无名英雄也。甲辰以前，入北京，谋歼那拉氏，不果。退而探其穴，乃遨游满蒙，考察地势，以图大举。旋因费绌事艰，且多意外阻碍，益自奋励。东渡，入日本成城学校，习陆军。头角峥嵘，彼都人士重之。时，汪大燮为驻日公使，患其有大成，与那桐、陶大均谋去之，诱以爵禄。公思从权潜进，借便所图，乃归国。汪陶闻其既去，亟食前言，而削其学籍。公知，隳奸计，发达革命事业念益坚，进行亦益力。甲辰，钦廉之役，公与有力焉。及事败，求所以为永久之基础。惨淡经营，常至失寝废食。旋组织光复会，以为机关，四海同志相率来集，尤与同乡徐锡麟交相得。徐之枪毙恩铭也，公初与其谋，事将发，公适离皖。警信骤至，公悼痛欲绝。然，不敢以此遽灭其志，且图为故人雪耻。由是，奔走浙江各属，联络党员，又去南洋各岛，冀扩充团体，主持新加坡《中兴日报》及仰光《光华日报》笔政，复于爪哇，立书报社及光复会分部。逾年，规模粗具，海外侨商，国内志士所输餉项，为数甚巨。公为之运送存储，靡不妥协。或以购器械，或以给运动联络之用。靡有毫发之侵蚀。十余年以来，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未尝稍求华丽。今冬，有友见其始服敝羊裘一裘，询所自来，则某友所贻赠。以视藉公帑以便私利者，优劣奚啻千百倍耶！辛亥八月，武汉起义，公返浙，号召旧部，浙江光复，公之力也。事既定，公往来于沪杭间，经营北伐事，仍不稍倦。会浙都督汤寿潜，经临时政府任为交通部总

长，将解都督职。继汤任者，咸属意于公，公再四谦让，不愿居。偶抱微恙，就治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。民国元年元月十三日之夕，公已寝，忽有二西装者，辟户而入，揭公卧帐，以短枪击之，破脑及腹，移时即毙，而二人扬长远去。侍者闻其音，颇似女子吁。彼何人？斯为公欤？为私欤？令人不可得而知之。若陶公者，功成不居，利重不取，乃不保首领以歿。识与不识，能不为公冤之？

（《中国革命记》第十五册《传记》）

陶 焕 卿

谨案：吾浙陶公焕卿，抱革命主义，奔走运动，十余年如一日。此次武汉义起。各省响应。而下江之光复，陶公亦有丰功。乃英雄之业，未竟其志，凶豎之刃已割其胸。虽邱首成仁，忠骸已归故土，而馨香待报，英魂未慰重泉，论者惜之。拟照徐烈士建设专祠之例，择西湖上应废止祠宇一所，奉祀陶公，以慰先烈而隆瞻仰。兹将陶公事略，编述如左。

陶公焕卿讳成章，浙江绍兴人。自幼聪颖，六岁入义塾读书，过目不忘，博通经史。年十五即为塾师。种族思想，殆与有生俱来者。庚子义和拳之乱，那拉母子出奔。公北上欲刺杀之，事不果，遂游历蒙古东西盟。未几南下，辛丑又北上，图中央革命，而不得要领而返。道经徐州，旅费缺乏，步行七日，几至饿毙。壬寅赴日本，时留东诸志士，方组织义勇队，推汤尔和、钮铁生为代表，谒袁世凯。阳以拒俄为名，阴欲假其兵力，推翻政府。计不就，有疑公从中破坏者。使龚宝铨（原名国之）与公同居，探公之行动。龚氏闻公议论，始知公之苦衷，于是龚陶遂为莫逆交。公得龚氏之介绍，联络嘉属诸志士，而公之见疑于清吏，以自此始矣。公初入清华学校，继入成城学校，志在陆军。时留学监督汪大燮，知公为革命实行家，多方阻挠，逼令退学。公之志虽不稍衰，而于进行上，已大受挫折矣。公每与同志言及，未尝不唏嘘太息，引为憾事。癸卯偕魏兰由东京至上海，与蔡元培密商进行方法，随赴杭州，寓白话报馆，由孙翼中（今改名江东）介绍，得见濮振声于仁和狱中。濮氏秘密会党中之一重

要人物也，因反正不成，被逮，清吏待之甚厚。濮氏素闻公名，相见恨晚，即出介绍信数通，名片数十纸授公。公自此于秘密会党中，大膨胀势力矣。即日偕魏兰赴桐庐，公由旱道步行，至分水建德，经松阳而至云和；魏兰由水道经兰溪、龙游而至云和。时已甲辰正月矣，创办光志学堂，以为机关。夏四月，公因陈大齐事，驰赴温州，旋往上海，偕龚宝铨至杭州，仍寓白话报馆。著有《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》。是时各秘密会党之党魁，如丁铄、吴应龙、李选鍾、吕逢樵、吕加益、沈荣卿、张恭、周华昌、王锡彤、王金宝等，均联为一气，此皆公一人经营之力也。秋八月，公之上海，与蔡元培、黄兴等密谋，约定十月初十日万寿节，黄兴以湘鄂两省发难，公以闽浙两省响应。复遣魏兰偕其侄毓祥至嘉兴，与龚宝铨、范拱徵、敖加熊等接洽，已发令部署一切矣。至期，湘鄂杳无动静，公遂由义乌经诸暨而至杭城。阅上海各报。始知湖南事败，马益福死焉，湖北按兵不动，闻警之下，急出杭城，赴义乌，下令解散，以待机会。是冬公联络皖宁各志士，于上海组织一秘密团体，曰“光复会”，以蔡元培为会长。革命潮流，从此更紧一步。乙巳正月，复赴日本，与黄兴、蒋智由、陈毅、秋瑾、彭金门各志士，商议进行办法，颇有要领。嗣因中国人，迷信太深，乃与陈大齐学习催眠术，以为立会运动之基础，并著有《催眠术精义》一册。夏间归国，密设讲习所于上海，教授诸同志。时敖加熊联合温台处客民团体，建有会馆，欲起义嘉兴。公驰往，为之筹划。事为清吏所侦，又以经费不继，分头解散。遂与龚宝铨、徐锡麟、秋瑾入绍兴，创办大通学堂，为各会党荟萃之所。时机未熟，秋瑾遽为发难，牵动安徽，鹤唳风声，酿成绝大破坏，公数年来之所经营，从此涣散，嗟乎！公心伤矣，忧愤成疾。至翌年夏间，始愈。是年八月与张云雷偕赴南洋，寓新加坡，随至仰光，作《浙案纪略》及《中国教会源流考》等书。时适清帝载湉卒，王致同由爪哇星夜赴仰

光，欲邀公回国发难。时公已离仰光矣，相遇于槟榔屿，密谋起事，以经费无着，遂与王致同遍历英荷各属筹款，到处演说，颇得华侨欢心，惜为同志中反对者所梗，无甚成效。王致同急于进取，先行回国，与公约定江、浙、赣、皖、闽同时并举，分为十军，曰：浙东、浙西、江南、江北、江左、江右、皖南、皖北、上闽、下闽。公主外，王致同主内，即日束装历台湾经日本而至上海。适刘光汉内叛，内地诸同志，皆星散。致同至上海时，几为光汉所获，逃避温州。适张蔚裁事发，为汉奸梅占魁所获，解省监禁，此策遂不果行。公得内地消息，亦知一时艰予发难，于是益锐意经营南洋矣。时河口事败，革命志士逃避南洲者不少，因意见之不同，而有别树党帜之心，同党倾轧，外祸日多。星洲一带之会党，与同盟党魁，感情未洽，意见又多。当时南洲群岛，欲以同盟会之名义，号召一般会党中人，殊不能行，寄旅南方经营革命者，为之殷忧，谓同盟会，既未可取信于人，非别组一会，则人心离散，欲筹经费，无从措手，况年来革命之运动屡起屡败，良以经费之不巨，布置之未周，故所益者少而所损者大。因之与网甲岛滨港中华学堂教员李燮和、沈钧业、王文钦等，再三思维，为联络党人起见，庚戌年八月，在网甲岛组织光复总会。于是该岛党人均入光复会，公举章炳麟为正会长，公副会长，并联合爪哇岛、冻议里埠教员魏兰、屠景曾；望胤埠教员张云雷，也班埠教员许绍南等，以及泗水吧城各书报社，均以光复会名义，劝人入会。并于网甲岛组织教育会，举滨港华侨温庆武为会长，沈钧业为视学员，借此为运动入会之机关。当时网甲岛华侨信仰李燮和、沈钧业若神圣，一言一动，无不服从，故其佩服章炳麟与公之心，因此尤切。爪哇岛之华侨，闻化最迟，故入同盟者甚少，得魏兰、云雷诸人，及各书报社之鼓吹，革命思想，日益踊跃。庚戌十一月，沈钧业由黄肃方、田桐、张云雷三人之介绍，来爪哇泗水《汉文》新报主笔政，鼓吹革命，人心大

动，义侠之士日夕筹划。辛亥三月，公重来爪哇泗水，闻者益为之喜。时沈钧业、张云雷二人均在泗水，公即与二人联络泗水埠富商蒋伊芳，及书报社社员陈少谅、王少文、庄少谷等。又组织泗水埠光复总会，并派人赴各埠联络。于是光复会之名义，遍布于爪哇一岛，而公能力所及，皆有光复党。当年三月，因黄克强在香港谋起义，电招李燮和、王文钦等返国。燮和文钦诸人，即电请公速归浙谋响应，于是公遽返。抵沪时，广州事败，处处惊心，人人痛苦，当时屠景曾、张云雷二人亦返国，舟经申江，公与燮和诸君均在焉。以内地事不可为，无奈与女士尹锐志、尹维俊姐妹在沪组织锐进学社，发刊女界杂志，为内部交通之总机关。六月，公又与陶文波、李一民、陈陶怡等，再往南洲，赴各岛组织光复分会。数月来光复会几遍南洲群岛，此均陶一人奔走经营之巨功也。秋八月，武汉起义，海外闻风，人人有赴义之心。公深怨经费不足，事易失败，归舟过星洲，即停留数日，遍电各埠光复会，筹集巨款，接济军需。镇江之章梓，申江之李燮和、王文钦，都人起义之费，皆系爪哇泗水光复会筹寄之款。其取上海，攻江南制造局，光复武林等处，诸死士均与公平生最信任之友。非公十数年来，奔走东南，苦心经费，安能至此。至南洲筹集诸款，汇至申江接济徐固卿、陈英士、李燮和三君者不少。去年东南各省，义旗一举，四方响应，两三月间即有半壁河山。此时公虽非建有赫赫之伟业，而前数年运动筹划，影响所及，岂鲜浅哉！迨公与沈钧业、陈陶怡抵沪时，杭城已复，浙督暂推汤寿潜。及公抵杭，军学各界皆有举公为都督之意。即由革命党人组织参议会，举公为部长，以监督都督。公以张勋负固，金陵未下，不敢稍安，又奔走各处，联络同志，助浙军攻取金陵，设筹餉局于沪上，竭精尽虑，寝食未安，而精神之病加剧。同志王致同、龚宝铨、张云雷、王文钦诸人，力劝进病院休养，而公之志未尝稍衰。及江南恢复，革命党人皆有争功夸能，帝制

自为之心。公恐北虜未破，何以自安，强病而起，与朱瑞、吕公望、屈文六诸友谋北伐之举，欲尽吾浙人之兵力，为中华民国争特色之光荣，而建轰轰烈烈之伟业。时浙都督汤寿潜将就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职，浙人有举公督浙之议，而公尚养病病院，竟被奸人暗杀。呜呼，哀哉！公死矣，遐迩风闻，莫不痛苦。后死者何以自安，用特表扬潜德，贡诸社会，与民国垂不朽之名也。

选自《当代名人事略》卷下

我所知道的陶成章

樊 光

陶成章是我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家，光复会主将，字焕卿，浙江绍兴人，生于一八七八年。早年为发展革命力量，和徐锡麟、秋瑾等创办绍兴大通学堂。武昌起义后，大力发动上海、江苏、浙江各地光复军起义，不久，上述各地陆续为革命军攻克。浙江军政府成立后，被选为参议会参议员。一九一二年一月，因派系之争，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设计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，年仅三十四岁。我和他同窗、共事多年，悉其生平梗概，略述如次。

成章自幼好学，富正义感，钻研浙中先儒黄梨洲著作，对黄氏提出的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”，“天子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及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等大义微言，深以为是。平时还喜读西方哲学名著，逐步具有民主思想。他目睹清廷官僚及驻防旗人胡作非为、凌虐人民的情况，非常气愤。曾著《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》一书，宣传抗清排满，因而以会稽先生著称。庚子年（一九〇〇年）义和团起事，他本拟潜入北京，乘机刺杀西太后，不成，只身出关，游历满旗有关地区及蒙古东西盟各地，察看山川形势，了解民情风尚，以图光复河山，为革命作准备。回来后，与我见面，不及落坐，即一再高呼：“清朝真正王气已尽，清朝真正王气已尽！”并对我细述了在那一带的所见所闻，说我们革命兄弟，摧枯拉